

儒門事親

金 睢州 張子和 著
明 新安 吳勉學 校

卷六

風形

因驚風搐一

新寨馬叟年五十九。因秋欠稅。官杖六十。得驚氣。成風搐已三年矣。病大發。則手足顫掉。不能持物。食則令人代哺。口目張睜。脣舌嚼爛。抖擻之狀。如線引傀儡。每發市人皆聚觀。夜臥發熱。衣被盡去。遍身燥癢。中熱而反外寒。久欲自盡。手不能繩。傾產求醫。至破其家而病益堅。叟之子。邑中舊小吏也。以父母病訊戴人。戴人

曰。此病甚易治。若隆暑時。不過一涌。再涌。奪則愈矣。今已秋寒。可三之。如未更刺。腧穴必愈。先以通聖散汗之。繼服涌劑。則痰一二升。至晚又下五七行。其疾小愈。待五日。再一涌。出痰三四升。如雞黃成塊。狀如湯熱。叟以手顫。不能自探。妻與代探。咽噎腫傷。昏憤如醉。約一二時。許稍稍省。又下數行。立覺足輕。顫減。熱亦不作。是亦能步。手能巾櫛。自持匙筯。未至三涌。病去如濯。病後但覺極寒。戴人曰。當以食補之。久則自退。蓋大疾之去。衛氣未復。故宜以散風導氣之藥。切不可熱劑溫之。恐反成他病也。

風搖反張二

呂君玉之妻。年三十餘。病風搖目眩。角弓反張。數日不食。諸醫皆作驚風。暗風。風癇治之。以天南星。雄黃。天麻。烏附用之。殊無少效。戴人曰。諸風掉眩。皆屬肝木。曲直動搖。風之用也。陽主動。陰主靜。由火盛制金。金衰不能平木。肝木茂而自病。先涌風痰二三升。次以寒劑下十餘行。又以鉞針刺百會穴。出血二盃。愈。

癰泄二

趙明之。米穀不消。腹作雷鳴。自五月至六月不愈。諸醫以爲脾受大寒。故併與聖散子。豆蔻丸。雖止一二日。藥力盡而復作。諸醫不知藥之非。反責明之。不忌口。戴人至而笑曰。春傷於風。夏必飧泄。飧泄者。米穀不化。而直過下出也。又曰。米穀不化。熱氣在下。久風入中。中者脾胃也。風屬甲乙。脾胃屬戊己。甲乙能尅戊己。腸中有風。故鳴。經曰。歲木太過。風氣流行。脾土受邪。民病飧泄。診其兩手。脈皆浮數。爲病在表也。可汗之。直斷曰。風隨汗出。以火二盆。暗置牀之下。不令病人見火。恐增其熱。給之入室。使服涌劑。以麻黃投之。乃閉其戶。從外鎖之。汗出如洗。待一時許。開戶。滅火一半。須臾汗止。泄亦止。

因風鼻塞四

常仲明。常於炎暑時。風快處。披露肌膚以求爽。爲風所賊。三日鼻塞。雖坐於暖處。少通。終不大解。戴人使服通聖散。入生薑葱根豆豉。同煎三兩服。大發汗。鼻立通矣。

風痰五

常仲明之子。自四歲得風痰疾。至十五歲轉甚。每月發一兩次。發必頭痛。痛則擊數百拳。出黃綠涎一兩盞方已。比年發益頻。目見黑花。發作昏不知人。三四日方省。諸醫皆用南星半夏化痰之藥。終無一效。偶遇戴人于泃水之南鄉。戴人以雙解散發汗。次以苦劑吐痰。病去八九。續以分劑平調。自春至秋。如此數次。方獲全瘥。

癩上六

朱葛解家。病癩疾。求治于戴人。戴人辭之。待五六月間。可治之時也。今春初尙寒。未可服藥。我已具行裝到宛邱。待五六月製藥。朱解家以爲託辭。後戴人果以六月間到朱葛。乃具大蒜浮萍等藥。使人召解家曰。藥已成矣。可來就治。解爲他藥所惑。竟不至。戴人曰。向日我非託也。以春寒未可發汗。暑月易發汗。內經論治癩疾。自目眉毛再生。針同發汗也。但無藥者。用針一汗。可抵千針。故高俱奉採萍歌曰。不居山兮不在岸。採我之時七月半。選甚癰風與瘰風。些小微風都不算。豆淋酒內下三九。鐵幘頭上也出汗。噫。文士相輕。醫氏相疾。文士不過自損。醫氏至於

害人。其解家之謂與。陽夏張主簿。病癰十餘年。眉鬚皆落。皮膚皴瘃如樹皮。戴人斷之曰。是有汗者可治之。當大發汗。其汗出當臭。其涎當腥。乃置煖室中。偏塞風隙。以三聖散吐之。汗出周身。如臥水中。其汗果粘臭不可聞。痰皆腥如魚涎。兩足心微有汗。次以舟車丸。濬川散。大下五七行。如此數次。乃瘳。

手足風裂七

陽夏胡家婦。手足風裂。其兩目昏漫。戴人曰。厥陰所至爲墨。又曰。鳴素啓坼。皆風之用。風屬木。木鬱者達之。達謂吐也。先令涌之。繼以調胃承氣湯。加當歸。瀉之立效。

胃脘痛八

一將軍病心痛不可忍。戴人曰。此非心痛也。乃胃脘當心痛也。內經曰。歲木太過。風氣流行。民病胃脘當心而痛。乃與神祐丸一百餘粒。病不減。或問曰。此胃脘有寒。宜溫補。將軍素知戴人明了。復求藥於戴人。戴人復與神祐丸二百餘粒。作一

服。大下六七行。立愈矣。

搐搦九

黃如村一叟。兩手搐搦。狀如拽鋸。冬月不能覆被。適戴人之舞陽道經黃如。不及用藥。針其兩手大指後中注穴上。戴人曰。自肘已上皆無病。惟兩手搐搦。左氏所謂風淫末疾者此也。或刺後谿。手太陽穴也。屈小指握紋盡處是穴也。

面腫風十

南鄉陳君俞。將赴秋試。頭項偏腫連一目。狀若半壺。其脈洪大。戴人出視。內經面腫者風。此風乘陽明經也。陽明氣血俱多。風腫宜汗。乃與通聖散。入生薑葱根豆豉同煎一大盞。服之微汗。次日以草莖鼻中大出血。立消。

驚風十一

戴人常曰。小兒風熱驚搐。乃常病也。當搐時。切戒把捉手足。握持太急。必半身不

遂也。氣血偏勝。必痺其一臂。漸成細瘦。至老難治。當其搐時。置一竹簞。鋪之涼地。使小兒寢其上。待其搐。風力行。徧經絡。茂極自止。不至傷人。

風溫十一

陽夏賀義夫。病傷寒。當三日。以裏。醫者下之。而成結胸。求戴人治之。戴人曰。本風溫證也。不可下。又下之太早。故發黃結胸。此已有瘀血在胸中。欲再下之。恐已虛。惟一涌可愈。但出血勿驚。以茶調瓜蒂散吐之。血數升而衄。且噎逆。乃以巾捲小鍼。而使枕其刃。不數日平復。

風水十二

張小一。初病疥爬搔。變而成腫。喘不能食。戴人斷爲風水。水得風而暴腫。故遍身皆腫。先令浴之。乘腠理開發。就煥室中。用酸苦之劑。加全蠍一枚吐之。節次用藥。未至三錢許。出痰約數升。汗隨涌出。腫去八九。分隔一日。臨臥。向一更來。又下神祐丸七十餘粒。三次嚥之。至夜半。動一行。又續下水。煮桃紅丸六十丸。以麝香湯

下。又利三四行。後二三日。再以舟車丸通經散。及白朮散以調之愈。

又

曹典史妻。產後憂恚抱氣。渾身腫繞。陰器皆腫。大小便如常。其脈浮而大。此風水腫也。先以蠶水擦其痰。以火助之發汗。次以舟車丸。濬川散。瀉數行。後四五日。方用苦瀉涌訖。用舟車丸通經散。過十餘行。又六日。舟車濬川復下之。未後用水煮桃紅丸四十餘丸。不一月如故。前後涌者二瀉。凡四通。約百餘行。當時議者。以爲倒布袋法耳。病再來。則必死。世俗只見塵市貨藥者。用銀粉巴豆。雖腫者暫去。復來必死。以爲驚俗。豈知此法。乃內經治鬱之玄。兼此藥皆小毒。其毒之藥。豈有反害者哉。但愈後忌慎房室等事。況風水不同。從水。無復來之理。

小兒風水十四

鄺之營兵秋家小兒。病風水。諸醫用銀粉粉霜之藥。小洩反盛。飲食不進。頭腫如腹。四肢皆滿。狀若水晶。家人以爲勉強。求治于戴人。戴人曰。此證不與壯年同。壯

年病水者。或因留飲及房室。此小兒纔七歲。乃風水證也。宜出汗。乃置煖室。以屏帳遍遮之。不令見火。若內火見外火。必昏憤也。使大服胃風湯而浴之。浴訖。以布單重覆之。凡三五重。其汗如水。腫乃減五分。隔一二日。乃依前治之。汗出。腫減七分。乃二汗而全減。尙未能食。以檳榔丸調之。兒已喜笑如常日矣。

腎風十五

桑惠民病風。面黑色。畏風不敢出。爬搔不已。眉毛脫落作癩。醫三年。一日。戴人到棠谿。來求治于戴人。戴人曰。非癩也。乃出素問風論曰。腎風之狀。多汗惡風。脊痛不能正立。其色炴。面癢然浮腫。今公之病。腎風也。宜先刺其面。大出血。其血當如墨色。三刺血變色矣。於是下鍼。自額上下銑鍼。直至顙頂皆出血。果如墨色。偏腫處皆鍼之。惟不鍼目銳眥外兩旁。蓋少陽經。此少血多氣也。隔日又鍼之。血色乃紫。二日外又刺。其血色變赤。初鍼時癢。再刺則額覺痛。三刺其痛不可任。蓋邪退而然也。待二十餘日。又輕刺一遍方已。每刺必以水洗其面血。十日黑色退。一月面稍赤。三月乃紅白。但不服除根下熱之藥。病再作。戴人在東方。無能治者。

勞風十六

戴人見一男子。目下腫如臥蠶狀。戴人曰。目之下。陰也。水亦陰也。腎以水爲之主。其腫至于目下故也。此由房室交接之時。勞汗遇風。風入皮腠。得寒則閉。風不能出。與水俱行。故病如是不禁房則死。

中風十七

高評事。中風稍緩。張令涌之。後服鐵彈丸。在普濟加減方中。或問張曰。君常笑人。中風服鐵彈丸。今自用之何也。張曰。此收後之藥也。今人用之於大勢方來之時。正猶蚍蜉撼大樹。不識次第故也。

暑形

中暑十八

小鄭年十五。田中中暑頭痛。困臥不起。戴人以雙解散汗之。又以米醋湯投之。未

解。薄晚。又以三花神祐丸大下之。遂愈。

又

張叟年七十一。暑月田中。因饑困傷暑。食飲不進。時時嘔吐。口中常流痰水。腹脇作痛。醫者概用平胃散。理中丸。導氣丸。不效。又加鍼灸。皆云胃冷。乃問戴人。戴人曰。痰屬胃。胃熱不收。故流痰水。以公年高。不敢上涌。乃使一筋探之。不藥而吐之。痰涎一升。次用黃連清心散。導飲丸。玉露散以調之。飲食加進。惟大便秘。以生薑大棗煎調胃承氣湯一兩。奪之遂愈。

瘡瘡十九

故息城一男子病瘡。求治于戴人。診兩手脈。皆沉伏而有力。內有積也。此是肥氣。病者曰。左脇下有肥氣。腸中作痛。積亦痛。形如覆杯。間發止。今已三年。祈禳避匿。無所不至。終不能療。戴人曰。此瘡瘡也。以三花神祐丸五七十丸。以冷水送過五六行。次以冷水止之。冷主收斂。故也。濕水既盡。一二日煎白虎湯。作頓啜之。瘡猶

不愈。候五六日。吐之以常山散。去冷痰涎水六七次。若翻漿。次以柴胡湯和之。間用妙功丸磨之。瘡悉除。

火形

馬刀二十

襄陵馬國卿。病左乳下二脇間。期門穴中發癰。堅而不潰。痛不可忍。醫瘍者皆曰。乳癰。或曰紅系漏。或曰覷心瘡。使服內託散百日。又服五香連翹湯數月。皆無驗。國卿偃僂而來。求治于戴人。遇諸市。戴人見之曰。此馬刀癰也。足少陽膽經之病。出靈樞十二經以示之。其狀如馬刀。故曰馬刀。堅而不潰。乃邀之於食肆中。使食水浸湯餅。國卿曰。稍覺緩。次日。先以滄鹽上涌。又以涼劑滌去熱勢。約數十行。腫已散矣。

又朱葛黃家妾。左脇病馬刀癰。憎寒發痛。已四五日矣。戴人適避暑於寺中。來乞藥。戴人曰。此足少陽膽經病也。少血多氣。堅而不潰。不可急攻。當以苦劑涌之。以五香連翹湯托之。既而痛止。然癰根未散。有一盜醫過。見之曰。我有妙藥。可潰而

爲膿。不如此。何時而愈。既經毒藥。痛不可忍。外寒內熱。嘔吐不止。大便黑色。食飲不下。號呼悶亂。幾至于死。諸姑惶懼。夜投戴人。戴人曰。當尋元醫者。余不能治。其主母亦來告。至于再三。戴人曰。脇間皮薄肉淺。豈可輕用毒藥。復令洗出。以涼劑下之。痛立止。腫亦消也。

項瘡二十一

戴人在西華。寄於夏官人宅。忽項上病一瘡。狀如白頭。瘡腫根紅硬。以其微小。不慮也。忽遇一故人見邀。以羊羔酒飲。雞魚醢蒜皆在焉。戴人以其故舊。不能辭。又忘其禁忌。是夜瘡疼痛不可忍。項腫及頤口發狂言。因見鬼神。夏君甚懼。欲報其家。戴人笑曰。請無慮。來日當平。乃以酒調通經散六七錢。下舟車丸百餘粒。次以熱麵羹投之。上涌下泄。一時齊作。合去半盆。明日日中。瘡腫已平。一二日腫消而愈。夏君見大奇之。

代指痛二十二

麻先生妻。病代指痛。不可忍。酒調通經散一錢。半夜先吐。吐畢而痛減。余因歎曰。向見陳五曾病此。醫以爲小蟲傷。或以草上有毒物。手因觸之。遷延數月。膿盡方已。以今日觀之。可以大笑。

療癰二十一十二

一婦人病癰。癰延及胸臆。皆成大瘡。相連無好皮肉。求戴人療之。戴人曰。火淫所勝。治以鹹寒。命以滄鹽吐之。一吐而着痧。次用涼膈散。解毒湯等劑。皮肉乃復如初。

咽喉腫塞二十一十四

一婦人病咽喉腫塞。漿粥不下。數日腫不退。藥既難下。鍼亦無功。戴人以當歸荆芥甘草煎。使熱漱之。以冷水拔其兩手。不及五六日。痛減腫消。飲食如故。咽喉之病甚急。不可妄用鍼藥。

舌腫二十一十五

南隣朱老翁。年六十餘歲。身熱數日不已。舌根腫起。和舌尖亦腫。腫至滿口。比元舌大二倍。一外科以燔鍼刺其舌兩旁下廉泉穴。病勢轉凶。將至顛癲。戴人曰。血實者宜決之。以銚鍼磨令鋒極尖。輕砭之。日砭八九次。血出約一二盞。如此者三次。漸而血少痛減腫消。夫舌者心之外候也。心主血。故血出則愈。又曰。諸痛癢瘡瘍。皆屬心火。燔鍼艾火。是何義也。

腰胯痛二十六

戴人女僮。冬間自途來。面赤如火。至灤陽。病腰胯大痛。裏急後重。痛則見鬼神。戴人曰。此少陽經也。在身側爲相火。使服舟車丸。通經散瀉。至數盆。病猶未瘥。人皆怪之。以爲有祟。戴人大怒曰。驢兔也。復令調胃承氣湯二兩。加牽牛頭末一兩。同煎服之。大過數十行。約一二缶。方捨其杖策。但發渴。戴人恣其飲水。西瓜梨柿等。戴人曰。凡治火。莫如冰水。天地之至陰也。約飲冰一二桶。猶覺微痛。戴人乃刺其陽陵穴。以伸其滯。足少陽膽經之穴也。自是方寧。女僮自言此病。每一歲須瀉五七次。今年不曾瀉。故如是也。常仲明悟其言。以身有濕病。故一歲亦瀉十餘行。病

始已。此可與智者言。難與愚者論也。

狂二十一十七

一叟年六十。值徭役煩擾。而暴發狂。口鼻覺如蟲行。兩手爬搔。數年不已。戴人診其兩手。脈皆洪大如絙繩。斷之曰。口爲飛門。胃爲貴門。曰口者。胃之上源也。鼻者足陽明經起於鼻。交頰之中。旁納太陽。下循鼻柱。交人中。環唇下。交承漿。故其病如是。夫徭役煩擾。便屬火化。火乘陽明經。故發狂。故經言陽明之病。登高而歌。棄衣而走。罵詈不避親疎。又況肝主謀。膽主決。徭役迫遽。則財不能支。則肝屢謀而膽屢不能決。屈無所伸。怒無所泄。心火磬礴。遂乘陽明金。然胃本屬土。而肝屬木。膽屬相火。火隨木氣而入胃。故暴發狂。乃命置煖室中。涌而汗出。如此三次。內經曰。木鬱則達之。火鬱則發之。良謂此也。又以調胃承氣湯半斤。用水五升。煎半沸。分作三服。大下二十行。血水與瘀血相雜而下數升。取之乃康。以通聖散調其後矣。

痰厥二十一十八

一夫病痰厥不知人。牙關緊急。諸藥不能下。候死而已。戴人見之。問侍病者。口中曾有涎否。曰有。戴人先以防風藜蘆煎湯。調瓜蒂末灌之。口中不能下。乃取長蛤甲磨去刃。以紙裹其尖。灌於右鼻竅中。咽然下咽有聲。後灌其左竅亦然。戴人曰。可治矣。良久涎不出。遂以砒石一錢。又投之鼻中。忽偃然仰面。似覺有痛。斯須吐噦。吐膠涎數升。頗腥。砒石尋常勿用。以其病大。非如此莫能動。然無瓜蒂亦不可便用。宜消息之。大凡中風涎壅。往往止斷爲風。專求風藥。靈寶至寶。誤人多矣。劉河間治風。捨風不論。先論二火。故令將此法實於火形中。

滑泄乾嘔二十九

麻先生妻。當七月間。病臟腑滑泄。以去濕降火之藥治之。少愈。後腹脹及乳痛。狀如吹乳。痛重壯熱。面如渥丹。寒熱往來。嗌乾嘔逆。胸脇痛不能轉側。耳鳴。食不可下。又復瀉。余欲瀉其火。臟腑已滑數日矣。欲以溫劑止利。又禁上焦已熱。實不得其法。使人就諸葛寺。禮請戴人。比及戴人至。因檢劉河間方。惟益元散正對此證。能降火解表。止渴利小便。定利安神。以青黛薄荷末。調二升。置之枕右。使作數次。